



主 编 危仁晟

副主编 罗炎卿
桂玉麟

江西军民

剿匪记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西军民剿匪记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主 编 危仁畹

副主编 罗炎卿

桂玉麟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11月

江西军民剿匪记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江西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10.5625印张 26.5万字

199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5073--0168--O/K·29 定价：7.00元

题 记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揭开了江西全境解放的帷幕。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军残部和地主土匪武装负隅顽抗，沆瀣一气，实行所谓“就地坚持”，“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的“应变”方针，麋集隐匿在深山密林，大肆进行各种更为诡秘、更为残忍的破坏活动。一时间，匪患如同瘟疫，弥漫全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红色故土养育的江西军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追剿，彻底地肃清了匪患。

这里记述的是围剿匪徒的一幕幕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战斗，生动反映了我省军民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中所建树的光辉业绩，反映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人民武装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及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崭新风貌，是军民一家的一曲颂歌。

谨以此书献给当年参加剿匪战斗的人民英雄们！

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与江西的青山绿水永存！

目 录

遂川军民斩“屠夫”	(1)
奇袭肖家村	(13)
归宿	(21)
活捉陈振华	(29)
井冈山剿匪记事	(33)
“秋后蚂蚱蹦不高”	(38)
武功山股匪被歼记	(43)
三捉王璋川	(50)
撒开罗网歼“三张”	(53)
向理安的末日	(59)
捕获匪首傅培兰	(67)
匪首王兆麟的下场	(71)
生擒李彬	(76)
“九路军”的覆灭	(81)
捉“蛇”	(92)
伏击“草上飞”	(100)
攻克翠微峰匪巢	(108)
西岭峰在怒吼	(119)
深山擒寇	(129)
多行不义必自毙	(133)
寻南剿匪	(142)
巧布罗网 匪首伏诛	(150)

追捕惯匪廖太堯·····	(156)
庾岭斫魔·····	(164)
南柯一梦·····	(171)
树倒猢猻散·····	(175)
瓜子岭歼匪·····	(182)
孤胆英雄·····	(187)
利剑斩魑魅·····	(192)
云居山的枪声·····	(200)
幕阜山区话剿匪·····	(211)
游同春毙命丫髻山·····	(216)
八年逃犯就擒·····	(222)
天网恢恢·····	(225)
大罗山的战斗·····	(230)
龙城制顽敌·····	(237)
虎穴劝降·····	(242)
一网打尽·····	(246)
雪夜擒狼·····	(255)
击毙顽匪严光辉·····	(260)
智擒“二老板”·····	(264)
为民除害保安宁·····	(271)
浮东迫降记·····	(280)
激战茶宝山·····	(286)
鄱阳湖区歼残匪·····	(293)
赣西北追剿战·····	(200)
山坳里的枪声·····	(310)
“湘鄂赣反共救国军”侦破纪实·····	(318)

遂川军民斩“屠夫”

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位于泉江镇五华书院内的遂川县人民政府门口张贴着一张醒目的大红捷报，上面写着：“有着20多年反动历史，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恶霸、大土匪肖家璧，昨天，在大坑乡的湖坑已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活捉……”捷报面前，人头攒动，有人欢呼，有人流下喜悦的泪花，亦有人摇头不信。“这不可能”，“肯定捉错了”，“肖家璧怎能捉得到，要捉肯定也是个死怕了”。街头巷尾，城乡上下，一时议论纷纷。

臭名昭著肖家璧 血腥历史骇人闻

肖家璧，又名肖圭如，人称“肖屠夫”，遂川县大坑乡人。其祖父、父亲均诰封直率大夫。早在20年代，肖家璧就继承父业，混入仕途。他为人刁滑，又粗通文墨，善于钻营，渐渐成为遂川一霸，被国民党军政要人所赏识，“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历任大坑保卫团总、遂川靖卫团团团长、县政府科长、县参议长、“井冈山山区联防办事处”主任等要职。与永新的尹道一，宁冈的肖根光，酃县的贾少提齐名，人称井冈山地区“四大屠夫”。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首先遇到的对头就是肖家璧。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部进军遂川，在大坑消灭其一部分，使其锐气被削。为此，他恼羞成怒，发誓要以红军作对。在朱培德、王均的协助下，肖家璧不

久扩充了靖卫团，恢复了元气，便四处袭击红军和游击队，残害革命人民。2月间，他伙同国民党军“收复”遂川，对遂川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和屠杀。在大坑，肖匪一天就杀害农会干部和会员30余人。县赤卫大队长王次榛的母亲郭永秀，六个儿子有四个参加了革命，自己年过花甲，仍常为农会站岗放哨。肖家璧对她既恨又怕。2月20日，王母不幸落入匪手。肖家璧竟灭绝人性地先将她打得皮开肉绽，又令匪徒一刀一刀割掉她的乳房，而后又把她丢入石灰桶，浇上冷水，使郭永秀全身皮肉起泡脱落。肖匪仍不解“恨”，咬着牙狞笑着说：“郭永秀一肚子尽是土匪，要剖开她的肚子看看，到底还有多少土匪崽子未生下来。”就这样，年迈的郭永秀竟被肖匪残忍地剖开腹部而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胡嗣麟不幸被肖匪捕获，受尽各种酷刑，用辣椒水灌鼻子，用十根花针钉指头，用尖刀在臂膀上一道一道地划，用浸过煤油的棉花插在肉里点燃火……胡嗣麟在毒刑下，英勇不屈。最后，肖匪竟将胡的心脏挖了出来并将尸体切成五段，将头颅悬挂在遂川石桥上“示众”。

1929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后，肖家璧猖狂叫嚷：“清洗井冈山，换过人种，换过谷种，茅草要过火，石头砍三刀”。他伙同国民党军，将大小五井、茨坪等毛泽东和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列为“重点血洗区”，实行3天杀一次，5天烧一回。当年的茨坪村，在肖匪的7次反复屠杀中，就有64人被杀害；大井村，匪徒们一次就杀害了136人。有的被杀害后，亲人偷偷地把尸体埋了，肖匪知道后，竟指令匪徒把尸体从泥土中挖出来，把棺木烧掉，暴尸荒野。肖家璧杀人手段骇人听闻，有：枪决、杀头、水溺、挖眼、割奶、打地雷、压杠子、钉四肢、抽脚筋、锁胫骨、火烧、切八块、挖心、剖腹等几十种。

肖家璧除了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屠杀外，还实施烧光

政策。大井村被肖匪烧了9次，小井被烧得只剩下匪徒要吃饭的“中和昌”小饭馆。20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被肖家璧残害的无辜人民和革命干部近2000人，烧毁的房屋2000余间。至于勒索财物，更是家常便饭。从草林到黄坳仅70里的路上，肖家璧就设立了5道税卡，无论什么产品都不能免；他开了3个钱庄，放高利贷，月息20%；他擅自发行钞票——“大坑流通券”，大肆搜括民膏；他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合办“产销部”，垄断遂川的土特产。他家霸占的山场和田土覆盖到遂川、永新、宁冈、泰和等4县，达20000多亩。

肖家璧还挖空心思，在大坑一带推行“四级保甲制”，造成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他把这些“经验”，写成《大坑保甲实验录》。1949年春，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江西省保安副司令胡素退驻遂川，又委任肖家璧为“井冈山绥靖区遂北反共自卫第1纵队司令部”少将司令。他虽然也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但他仍叫嚣：“不怕解放军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岭。”妄图凭借井冈山地区复杂的地形和天险，与解放军周旋顽抗到底。

大势已去穷挣扎 张牙舞爪再杀人

1949年8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部一举解放遂川城，将红旗重新插回了井冈山地区。4日，隐藏在枚江乡葛仙岩三里坑的“井冈山绥靖区遂南反共自卫第2纵队司令部”少将司令、大地主罗普权被解放军生擒；16日，国民党代县长、“井冈山绥靖区遂北反共自卫第1纵队司令部”副司令黄咸一，在左安向人民政府投诚，交出长短枪155支，电台一部；散落在县境的10余股土匪武装，被打得七零八散，纷纷缴械投降。这一系列的消息，通过潜伏在城内的“十三太保”传回到大坑的肖家璧耳内。肖家璧惊恐万分，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暴

跳如雷，大骂罗普权、黄威一无能、可耻，辜负了胡素寄予的“厚望”。事已到此，肖家璧清楚地知道，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想什么法子来对付解放军。

8月中旬的一天，在大坑碉堡内，麇聚着大坑乡的乡、保长、绅士和肖家璧下属的中队长以上人员，肖家璧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这几天从城里传来的一些情况，不知是真是假，想必诸位也早有所闻，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召集各位来的目的，就是研究一下我们该怎么办。据最近几天我得到的情报，共军目前正在各乡保抢运粮草，尚没有来大坑的迹象。看情形，共军在这里是不会长久的，我们只要想办法渡过目前的难关，今后的遂川仍是我肖圭如和诸位的。”

在坐的乡保长、士绅、中队长，几天来听到某某被捉，某某又投诚人民政府的消息，早就吓破了胆，个个精神不振，整天都在盘算着自己该怎么办。今天来开会，也是慑于肖匪的淫威，再者也好听听肖家璧有什么“高见”。现在听了他的分析，结合解放军这几天的活动，丝毫没有马上要进剿大坑的动机，认为解放军在遂川是不会长久的，精神为之一振，纷纷表示：

“肖团总，我们就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肖家璧见状，心中暗喜，装腔作势硬咽着喉咙说：“我感激诸位了！在这非常时刻，诸位仍然寄希望于我，我肖圭如也就决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想，当务之急，一是我们大坑成立一个‘应变委员会’，由各位绅士组成，具体由郑老先生负责。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共军来了，就由你们这些人去应付，但有一条就是‘接头办事心不变’。二是，我那300多号人马，拟分散行动，大汾乡由陈书熏、古岳两位负责，下七、黄坳由卢子云负责，桥头乡由刘莺负责，你们要见机行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上山。三是，看看所在乡保有那些人近来行为不轨，都一一报来，我要先来个杀鸡给猴

看。我现在宣布：为共军通风报信者，杀！与共军接头并为其办事者，杀！共军来了不上山者，杀！四是，中断大坑的圩日，将粮食隐藏到山上去，也就是实行共军常说的‘坚壁清野’。”霎时，在肖匪控制的几个乡笼罩着一层白色恐怖的气氛。8月中旬，前往大坑筹粮草的解放军战士王学里等6人被肖匪暗杀；9月2日，大汾开明绅士、区支前办事处主任罗东圃夫妇被陈书熏匪徒杀害；大坑乡青年钟海棠，五里乡青年吴耀熙被跟踪……

焦书记书信劝投降 肖家璧施计交破枪

正当肖家璧在他控制着的几个乡大开杀戒的时候，曾与他办过合作社的经理刘耀忠前来拜访了。肖家璧听到管家的报告，立即笑容满面从里屋出来，一见面便半真半假地说：“刘老弟，好久不见了，今天不知道是那方的风把你吹来的！”说完，两只赤红的眼睛直盯着刘耀忠。刘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说：“肖团总，你说哪电话。我今天来，一则是看看你，二则受黄子刚先生的委托，给你送来一封共产党县委书记的信。”

“啊！给我的信？快！拿出来看看！”

言毕，肖匪只好笑一声“好”，便吩咐设宴给刘耀忠接

146

酒宴也算丰盛，尽是鸡鸭鱼肉。肖家璧两杯酒下肚后说：

“刘老弟，你原来在我的合作社里干事，我对你不错吧？”

“那还用说，多亏你肖团总关照了，要不……”

“那就好，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今天替共产党送棺，我的脾气你多少是知道的。今天，我也不难为你了，信给你带回去，对共产党就说没有见到我。”

因不知道肖家璧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刘耀忠把信带

走后，害怕没有完成任务，而立即逃跑了。

肖家璧见刘耀忠走了，立即召开“应变委员会”会议，商讨对策。肖匪在会上说：“共产党要我放下武器，简直是白日做梦。但为了保住我们大坑，我想会后派乡队副肖日员和肖家规担送十多条破枪给他们，以表示我们主动‘归顺’。其他的枪支就说正在收缴，让他们等去吧。只要国军一打回来，又是我们的天下了。”

肖家璧这一举动，是人民政府早就预料到的。县委、县政府决定继续采取政治争取的政策，让肖家璧的好友、遂川师范校长黄人骏又带去一信。焦书记在信中措辞更加强硬：“肖家璧你对遂川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限你立即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如再执迷不悟，政府就要逮捕你。任凭你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捕获归案。人民政府言出法随，决不姑息。”肖家璧收信后，故伎重演，授意黄人骏回来后说仍然没有找到，并要黄向人民政府提出准许其召开一次所控制的堆前、大坑、西溪、五江、黄坳、集成、戴圣等7乡的乡保长会议，说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要同伙出来为政府办事。

县委对黄人骏说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要在下七开会的意见肯定是肖家璧的。不让开，他们也会开，不如大方一点，让他去开，并责成黄人骏代表人民政府去参加会议，借以宣传党的政策，叫他们交出武装。

会议如期举行，但肖家璧却没有到会。大坑乡参加会议的人员全是肖匪指定的“应变委员会”委员。会后，黄人骏回到县城，带回20余支破枪，以示肖匪全面投降，还向人民政府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上述7个乡缓交粮草；二是不要进驻解放军；三是7个乡的乡保长要由原乡保长担任，政府不能过问。这实际上是肖家璧的缓兵之计，人民政府识破其阴谋，拒不答

街。

脱匪窝深夜找政府 探匪情再次入虎穴

县委、县政府两次书信劝肖家壁投降，均未奏效。一天深夜，两青年叩开了县委的大门。

两人一进门，便自报家门：“我叫钟海棠，大坑乡人，他叫吴耀熙，是五里乡人。肖家壁要杀我们，请政府尽快派部队去打死肖家壁。”县委书记焦尔恭见状，忙请他们坐下，叫警卫员倒来开水。待钟、吴两青年坐定后，焦书记问：“你要我们去打死肖家壁，你们知道肖家壁现在的情况吗？”

钟海棠喝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说：“肖家壁有人枪300多。你们进城后，他们就分散活动了，他的队伍大部是本地客籍人。肖家壁有几分聪明，又粗通文墨，此人素以凶残、多疑著称，一个晚上睡觉都要转移几个地方，非几个亲信不知。”

“他们的战斗力如何？”

“从装备看，虽不算很精良，但弹药充足，每个中队都有机枪。他下面的大都是跟随他多年的亲信或族兄弟。”

“肖家壁要杀你们，你们准备要政府怎么帮助你们？”

“派几个人穿着便衣，带短枪，跟我们回去，等肖家壁一出来，就将他打死。”

夜已深沉，焦书记说，你们先在这里住下，明天我们再谈。说着，叫警卫员带他们休息去了。

两青年深夜报匪情，是真是假，难以分辨。为此，县委连夜召开会议，作出决定，给他们两支短枪，让他俩回到大坑去侦察一下肖匪的行踪，要求明晚出发，三天内回来。如果是肖匪的探子，也只损失两支短枪，如果不是，那么将为下一步清剿肖匪，侦察到一定的情报。

9月2日夜，云团飘浮，夜色朦胧。矗立的大山，黑黝黝的，不时传来一两声野兽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钟海棠、吴耀熙带着县委交给的任务出发了。一路上，他们弯山路爬高山，躲过肖匪设置的暗哨，于拂晓前回到了钟海棠在青山棚的家。叩开家门，母子相见，又惊又喜。“孩子你赶快走啊！昨天保队副高齐著还带领几个兵来捉你，并留下话说，你回来了，家里不去报告，我们全家都要被杀掉。”

吴耀熙上前说：“婆婆你不要怕，我们是政府派回来侦察肖家壁行踪的，政府马上就要派部队来打死肖家壁了。”“这就好，这就好”，老婆婆这才放心地去睡了。

白天不能活动，钟、吴两人只好利用晚上进行调查，两昼夜的时间，找了17个群众，他们大都吱吱唔唔，不敢说。只有榨油厂的钟亚水和猎人李杰、李壮珖告诉他俩，肖家壁没有走多远，昨天清早还一个人在石公坑小路上，向樟木坑方向行走，钟、吴一一记下，并委托钟亚水多加注意肖匪的行动，便返回县城。

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自钟海棠、吴耀熙回大坑后，无时无刻不在挂念之中。当他们出发的第2天，就接连收到几个报告说，吴树仁的儿子被肖家壁杀了，吴耀熙就是吴树仁的儿子。听此报告，县领导难以猜透，也许他俩是肖匪派来的，骗取两支枪后，故意造此谣言；也许他们的行动被肖匪发现，而被杀掉。事情一下无法证实，只好等到第3天了。

9月5日晚，夕阳西沉，夜幕渐渐降临。约定钟、吴两人回来的时间到了，仍不见两青年回来。焦书记、鲁局长焦急万分。

原来，钟、吴两青年因两昼夜未合眼，回来的路上，在一个破庙休息时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凌晨2点多钟，早已超过了约定的时时。他们爬起来就跑，急冲冲赶回县城。

在警卫员报告钟、吴两青年回来后，焦、鲁等领导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吴耀熙急急忙忙将情况作了报告，焦书记：“不忙，你们先去休息，明天再将侦察到的情况写成材料，将肖家壁活动的地点绘成一张草图，我们将尽快向上级要求调部队来消灭肖家壁。”

军地共商剿匪计 肖匪慌忙钻山林

遂川解放后不久，大部分土匪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了，唯有肖家壁负隅顽抗，政府多次劝他投降遭拒绝。故围剿肖家壁便成为当时全县最大、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9月18日，赣西南军区派出48军第425团由赣州来到遂川负责围剿。

时间就是胜利。425团与地方立即召开会议，成立“遂川县城防指挥部”，由县公安局局长鲁滨任司令，425团副政委于克任政委，具体负责指挥围剿肖匪的战斗。焦尔恭在会上就几次派遣人员了解到肖匪活动的情况及兵力配备等向部队领导作了介绍。他说：“肖家壁已是四面楚歌，但这人狡猾、多疑、凶狠毒辣，说不定随时会狗急跳墙。为使部队熟悉地形和肖家壁，不致于让他在我们战士的手中溜掉，我们绘制了一些地形草图和翻拍了肖家壁的相片，准备发给各战斗小组。”

很巧，担负这次剿灭肖家壁的部队的前身是当年在井冈山浴血奋战，立下功劳的红四军第31团，正是肖家壁“清匪”的老对头，在井冈山时期就多次交过手。这次能有机会回到当年的根据地，最后消灭肖家壁，为井冈山地区父老报仇雪恨，全团指战员更加斗志昂扬。王星团长在会上提出：“这次围剿，不管有多大的艰难险阻，也要把肖匪抓到。”

与此同时，肖家壁正在赤坑村的抗山碉堡内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肖匪哀嚎着：“今日之事，抗亦亡，不抗亦

亡，与其不抗而亡，孰如抗之之为愈也。”妄图作垂死挣扎，岂料这些乌合之众，听到解放军的声威，早就吓破了胆，未等会议结束，就跑的跑，逃的逃。肖家壁是失势已去，孤掌难鸣，只好带着肖子才、肖莫安、刘尚煥等20多个死硬分子窜入仙人迹、石公坑一带深山老林中，开始他最后的挣扎。

解放军捣毁匪巢 活捉匪首肖家壁

9月22日晚，大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由剿匪部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的5个突击组，在钟海棠、吴耀熙等人的向导下，星夜先行向大坑的石公坑、仙人迹、犁壁山、丁背坑、樟木坑等5处肖匪可能隐藏的地点进发。为了不暴露目标，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攀高山，涉沟谷，昼伏夜行，一步一步摸索前进。

24日拂晓，5个突击组到达预定的聚集点——仙人迹时，却一无所获。原来，负责向石公坑搜索的第5组，由于地形不熟，又是夜间行军，走错了一条路线，故被隐藏在石公坑窝尾一野猪棚内的肖家壁发觉而逃脱。

24日清晨，425团从县城出发，正面直捣肖匪老巢——大坑。指挥部设在肖家祠堂第。先行的5个突击组闻讯立即赶向指挥部汇报。经研究分析后，指挥部决定连夜组织力量对石公坑进行包围。夜色朦胧，林海莽莽，经过一夜的搜剿，只捕获了肖匪的警卫刘尚煥。经审讯，刘供称，他与肖家壁是昨天黎明时分离的，约定在长隆、黄大坪、邱家、石洞等4个地方碰头。

25日，剿匪部队按照刘的供词和掌握的情况，分5处包围搜剿，连续3个昼夜的堵截，围困。但狡猾的肖家壁从未到过原与刘尚煥约定的接头联络点。加上地形复杂、森林茂密，自发觉肖匪从石公坑逃脱后，剿匪部队前后扑空17次。当时，剿

刚获得解放的当地群众纷纷向政府和解放军报告肖家壁及残匪活动的消息，带路协助人民解放军搜剿，还资助以食宿。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解放军又象当年井冈山的红军那样，不久会离开，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害怕变天之日，肖匪会来报复。因此，还偷偷地给肖匪送东西，通风报信，给搜剿带来一定困难。

27日，指挥部决定，派出一侦察组由钟海棠带领深入群众调查了解。一天下来，毫无所获。夜幕渐渐降临，战士们唇干口燥，饥肠辘辘，翻过一座大山，来到了岭下，远处一低矮茅屋亮着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钟海棠说：“我们先到那里去找点水喝，乘便休息一下。”副班长赵文珍说：“为防不测，小钟，你较熟悉，先去侦察一下。”钟海棠便快步向那远处的灯光走去。钟海棠小心翼翼地借助从门缝中透出的一丝灯光，一眼就认出坐在灯光下抽烟的是原在肖家壁家做过工的肖利燧。钟海棠叫开了门，招呼后面的5位战士一起进了屋。坐下后，肖利燧说：“海棠，你们到处去寻肖家壁，他就藏在对面那条坑的朱昭深家里。”

顿时，疲惫不堪的5位战士和钟海棠一下振作起来。争着问：“是真的吗？”

“不骗你们，他今晚可能还要走。”

副班长赵文珍是个较有心计的人，接着又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的儿子今天早上去放牛时，听朱昭深的儿子说的。朱的儿子慌慌张张地对我儿子说，不得了，肖家壁逃到我家里来了，我全家都要跟着他拣冷饭吃。”原来，肖家壁在被搜剿中，象被猎人追慌了的野兽一样，返回到已被解放军搜索过的地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侦察组立即返回指挥部。